



『給青少年多些空間！』

專訪本會顧問：香港大學副校長程介明教授

程教授是香港大學副校長兼教育系講座教授，亦是多個主要政策諮詢組織成員，包括教育統籌委員會和研究資助局等。專訪當日，程教授行色匆匆地到來，原來剛開完一個會議，還有幾個會議在等著他呢！那我們就把握時間，開始吧！



文：劉澍蕙

捉金絲貓 摘黃狗毛 你試過嗎？

程教授名字中的「明」字是代表昆明，他是在昆明出世，四歲時和家人來到香港定居。小時候是個乖乖仔的程教授，卻也經常跟著同學去踩單車、捉金絲貓、摘黃狗毛……「金絲貓可不是貓，是一種小型蜘蛛。我們用草蓆編成一個籠子，把金絲貓放在裏面。」鬥蟋蟀你看過，鬥蜘蛛你沒見過了吧？還有黃狗毛，其實是一種菌類植物，可以斬成一隻狗的形狀。程教授慨嘆，現在的小孩子生活在石屎森林裏，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少之又少！

謙稱自己只是實用主義看書的程教授，小學時已看過數次的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。試問時下的年輕人，又有多少人看過

四大名著呢？隨著年紀增長，程教授看書的種類也越來越多，科學、社會、政治……香港大學數學系畢業的程教授，在培元中學任教文科的科目也勝任無疑，這必定是自身不斷進修的結果。

問及程教授，在中學時期曾否參與青年中心的活動呢？「我們那個時候哪有什麼青年中心？我們通常在學校裏組織活動，辦學生會、舉行音樂晚會、上台演講……」程教授認為，課堂只是青少年生活的一小部份，課堂以外有更大的空間可讓他們去發展。但現今學生自己組織活動的機會反而比以前更少，只能對學校制定的活動亦步亦趨。「活動種類的確很多，多了必然就雜了，但不見得人人都選擇了壞的活動！我們要對孩子有信心，讓孩子們自由發展！」程教授說。



每日十分鐘，聽聽少年心底夢

程教授是教育界的名人，我們自然要借此機會，洗耳恭聽程教授對教育改革的想法。先從父母說起吧！

程教授認為，時下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最大的問題就是，他們根本不關心子女，子女在他們心目中不佔一位置。即使關心，也只是把重點放在成績上。別說是課外活動，連子女的身體健康也忽略了！「香港人的運動量是全世界最低的！」程教授不無憤慨地說。

或許許多望子成龍的父母們覺得很冤枉——「我可是從小栽培他，希望他能成為醫生／會計師／律師……」「星期一至六，我都替他安排了補習班、芭蕾舞班、鋼琴班……」……很多父母，特別是那些很關心子女的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，往往都會希望子女跟隨父母的意願發展。對小孩子來說，這卻可能是毒藥呢！

程教授說，情形就像是一隻馬，我們可以鞭策它，但不能教它如何跑，不會說「左前腳行多少吋，右後腳行多少吋，再……」。馬是要自己去奔跑的！邯鄲學步的結果就是連如何走路都忘了！我們就是下太多工夫去塑造小朋友走他們「應走」的路，以為設計了某個方法，讓他們跟著走就對了！在走的過程中，扶著他們，怕他們走歪了，怕他們跌倒了；不斷地去檢查他們，篩選他們。

「這樣的教育尺度太窄了！」程教授認為，教育猶如帶小孩子去公園玩，告訴他們一些邊界的條件，放他們自由地去跑去玩，偶爾的跌倒也是無所謂的。一個人的發展，主要是能夠解放自我，認識自我，掌握自己的前途。父母越去控制，子女就越迷失自我。「教育是一個放的問題，不是一個收的問題，我們當然要對人有信心，對自己的子女更要有信心！」

成績=成就？No！ 做北京填鴨？No！

程教授認為，現行教育制度的其中一個缺點正是單一的考核制度。學生多元化的生活，豈是一個考試可以量度得完的？故此，修改收生制度也是教育改革必然的一環。程教授說，如何去量度學生的生活，老師是最適合的人選，他們知道得較清楚。至於如何記錄與報告，這是一個新的考驗，並不是簡單地給個分數，還需大家一起討論來尋求一個更好的方法。學生們「一試定終生」的壓力也減少了。「我們應鼓勵學生做自己的履歷表，寫出他們學過的東西，做過的事。」

另一個缺點就是把學生們當成了一隻隻的北京填鴨。在這點的改革上，香港大學醫學院做了先鋒隊。從1997年開始，醫學院實施「解題教學法」或稱為「病例教學法」。理論的灌輸少了，在老師的幫助下，學生們以小組形式討論病例，從書本上、網上找答案。這種實踐學習和以往的理論學習所得的醫學知識是一樣的，但學生們從一開始就做了醫生，他們自己去摸索，再加上前人的理論，得到的知識和經驗將會更豐富、更深刻。程教授說，學習應是這樣的，著重經歷，而非記住了多少。

程教授的家庭樂

程教授認為教育改革是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支持與努力的。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同時扮演著幾種角色——家長、僱主、僱員、市民等等。香港走向知識型社會，僱主所需求的僱員已不再是讀死書的人，而是靈活運用知識，懂得應對的人。這會促使教育制度的改變，以順應時代的需求。而每個人都是香港的市民，大家有義務幫助整個社會的發展，例如提供機會讓青少年參觀企業工廠，讓他們認識多一些新事物。

一技之長還是周身刀？

問到通識教育和專才教育應如何分配，程教授認為幾種教育模式都可以，因為無論學的是什麼科目，學習本身就是一種訓練頭腦的方式。關鍵是學生踏入社會後，具備應變能力，能夠應付新的環境，學到新的知識，包括社交方面。而在學時期所學到的知識，並非一生夠用，學位的價值生命越來越短。隨著時代的發展，工作的性質會變，公司的分工結構會變；轉工，甚至轉行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。一技之長已經不足以應付瞬息萬變的社會了！持續教育是越來越重要了。

新年新希望

「教育改革有結果！」是程教授新世紀的目標。程教授希望每個青少年都有自主的權力，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前途。「社會需要的不是聽話的人，而是自己懂得走的人！」希望社會給每個青少年多些空間，亦希望每個青少年為自己爭取多一點空間！

程教授在閒時會做些什麼呢？日理萬機、時常都工作得很晚才回家的他，簡短地回答：「睡覺！」在星期六、日的時候，會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堆積如山的稿債也該還了。當然，程教授也會和一直默默支持自己的太太出去走走，聊聊天。

程教授的兒子、女兒現在都不在香港。子女們都是拿了獎學金，到外國繼續進修的。「子女不是我的附屬品，基本上我很少管他們，由他們自己去闖。我不知自己算不算開放，但我沒有意願要他們做這樣做那樣。」這就是教育的成功之道吧。女兒要學琴、做廣播劇、研究戲劇，都是她自己選擇的。兒子在專注打籃球的過程中，學會了如何與別人相處。雖然是不同的發展方式，但課外活動對子女的身心成長都很大的幫助。

青少年多些空間



本會會長梁中均先生（右）及總幹事蘇祉祺（左）贈送紀念品給程介明教授（中），並合照留念。